

北京、西安大学生对奥运会和残奥会社会态度的比较

游旭群¹, 兰继军¹, 张鲲²

(1.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2.陕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使用自编的《北京奥运会社会态度问卷》、《北京残奥会社会态度问卷》对来自北京、西安4所大学的1009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试, 结果显示, 两地大学生的残奥会知识水平都显著地低于奥运会知识水平, 两地大学生对奥运会都有着积极的态度, 但对残奥会的态度不同, 在残奥会社会态度多个维度上西安地区大学生的得分高于北京地区大学生。提出了在奥运会整体宣传中加强残奥会宣传、普及残奥会知识和改善大学生对残奥会态度的建议。

关键词: 体育心理学; 北京奥运会; 北京残奥会; 社会态度;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G81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9)10-0042-04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ocial attitud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and Xi'an towards the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 Games

YOU Xu-qun¹, LAN Ji-jun¹, ZHANG Kun²

(1.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self-made Questionnaire of Social Attitude towards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Questionnaire of Social Attitude towards the Beijing Paralympic Games, the authors surveyed 1,009 college students at 4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Xi'an,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ir Paralympic knowledge level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ir Olympic knowledge level; they ha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but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Paralympic Games was different; in va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ir social attitude towards the Paralympic Games, the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Xi'an region are higher than the sam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Beijing region.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the Paralympic Games in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popularize Paralympic knowledge; improve the attitude of college students towards the Paralympic Games.

Key words: sports psychology; Beijing Olympic Games; Beijing Paralympic; social attitude; college student

研究者认为, 对北京奥运会的社会期望可引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行为效应^[1-2]。北京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和筹备过程中的各项活动都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公众对北京奥运会有较高的期待, 如有研究者对奥运会举办城市之一的沈阳市民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 沈阳市民对第29届奥运会中国取得成绩的期望值较高, 并能从对社会整体效应角度认识到, 中国举办奥运会对国家有非常强的综合效益^[3]。有的研究认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 势必影响北京市民的幸福指数^[4]。与这种对北京奥运会

的高度期望不同, 许多民众对与北京夏季奥运会只相隔不到半个月时间的北京残奥会则知之不多, 甚至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5]。本研究针对北京、西安两地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态度进行调查, 以便了解当前大学生对待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态度, 使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三大理念能够落实到实处。

1 研究工具

1)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知识问卷。

收稿日期: 2009-05-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社科项目“北京奥运国人社会态度与双重模型的构建”(06JAXL009)。

作者简介: 游旭群(1963-), 男,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认知评价及应用认知。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知识问卷分别包括有关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基本知识的 10 道题目, 共 20 小题。题目来源于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网站的新闻和项目介绍等。以选择题形式出现, 答对记 1 分, 答错或未答均记 0 分。将各题目得分相加, 分别得到对北京奥运会知识和残奥会知识的得分。

2) 北京奥运会社会态度问卷。

北京奥运会社会态度问卷由奥运态度、危机意识、关注动机 3 个分问卷组成。

奥运态度分问卷由 28 个条目构成, 分为奥运期望、参与态度、消极态度 3 个维度。3 个维度的各项目因素负荷分别在 0.511~0.683、0.485~0.744、0.690~0.813, 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比较理想。该问卷各维度的重测信度范围在 0.798~0.844, 表明该问卷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694~0.917, 表明该问卷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可接受范围。

危机意识分问卷由 11 个条目构成, 分为民族素质危机感、体育价值危机感两个维度, 两个维度的各项目因素负荷分别在 0.604~0.767、0.470~0.681, 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比较理想。该问卷各维度的重测信度范围在 0.804~0.849, 表明该问卷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565~0.761, 表明该问卷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可接受范围。

关注动机分问卷由 11 个条目构成, 分为价值认同与自身感受两个维度。两个维度的各项目因素负荷分别在 0.672~0.821、0.690~0.813, 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比较理想。该问卷各维度的重测信度范围在 0.801~0.821, 表明该问卷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766~0.890, 表明该问卷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可接受范围。

3) 北京残奥会社会态度问卷。

北京残奥会社会态度问卷。所有问题均以李克特五级记分方式, 由被试者根据题目内容自评。经预测试, 对问卷的信、效度指标进行分析。

北京残奥会社会态度问卷由 26 个条目构成, 分为残奥社会价值、残奥体育价值、人文精神、接纳态度、残奥同一性等 5 个维度。5 个维度的各项目因素负荷分别在 0.538~0.832、0.596~0.862、0.451~0.696、0.496~0.710、0.478~0.735, 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比较理想。该问卷各维度的重测信度范围在 0.680~0.824, 表明该问卷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602~0.848, 表明该问卷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可接受范围。

4) 问卷调查。

从西安地区选取陕西师范大学学生 580 名, 共发放问卷 58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526 份。问卷在课堂或集体活动时统一发放, 答完后立即收回。在北京地区选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音乐学院、中国农业大学 520 名大学生, 共发放问卷 52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83 份。问卷采取个别与集体发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答完后立即收回。问卷的预测试修订后重测是在 2008 年 5~7 月进行。正式的测试是在 2008 年 8 月奥运会后进行。问卷收回后统一录入计算机, 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方法有 *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地大学生的奥运知识水平

测试结果发现, 北京 95.03% 的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感兴趣; 西安则有 88.02% 的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感兴趣。

测试结果显示, 在各自满分为 10 分的测试题中, 北京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的知识得分(6.845 ± 1.993) 低于西安大学生(7.167 ± 1.550) 分, 而对残奥会知识的得分则相反, 分别为(3.292 ± 1.784)、(2.722 ± 1.281) 分。两地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知识的了解程度都远远高于对残奥会知识的了解。经对两地大学生的北京奥运会知识和残奥会知识进行配对组 *t* 检验, 结果表明不论是北京、西安还是全体大学生, 对北京奥运会与残奥会知识的了解差异都存在显著性。

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顺利举行背景下, 大学生对奥运会的热情逐渐高涨, 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对北京奥运会有着较高的关注。但许多大学生对同样在北京举行的第 13 届残疾人奥运会却不甚了解, 说明相对于北京夏季奥运会, 残奥会的宣传力度和范围还比较有限, 需要进一步加强, 普及残奥知识, 促进对残疾人的平等接纳。

2.2 两地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的态度

在体育价值危机感、自身感受等维度上, 北京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西安大学生, 而在奥运期望、参与态度、民族素质危机感、消极态度等方面则显著低于西安大学生。在价值认同上两地大学生的得分差异没有显著性。

在对北京奥运会的期望和参与态度上, 西安大学生的得分高于北京大学生, 对奥运会的期望代表对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热切期望, 参与态度代表个体参与北京奥运会活动(包括筹备中的奥林匹克文化活动、现场观看比赛、志愿服务等)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尽管西安不是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但大学生同样关注北京奥运会,对北京奥运会有着更好的期待和热切的参与愿望。而北京大学生可能身处北京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已经接受了很多有关奥运会的信息或参与相关活动,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保持稳定和理性。

在对待北京奥运会的消极态度方面,西安大学生的得分高于北京大学生,消极态度代表个体对北京奥运会存在的负面评价,如对比赛中的公平竞争问题、中国队成绩的较低预测、对不能参与奥运会志愿服务等的消极情绪与评价。因此这一结果说明西安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存在着更多的担忧,而北京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亲自感受奥运会的氛围,并不担忧这些问题。

在对北京奥运会的危机意识方面,北京大学生的体育价值危机感高于西安大学生。危机意识包括了体育价值危机感和民族素质危机感,体育价值危机感代表被调查者对北京奥运会举办中违反体育道德、影响奥林匹克理想实现的想法,民族素质危机感则代表被调查者对承办奥运会期间中国国民素质的担忧。这一结果说明北京大学生更关注从体育竞赛中的公平竞争理念来实现奥运会的价值,因此对有关球迷闹事、安全、兴奋剂等方面的信息比较关注;而西安大学生则更关注民族素质方面的问题,如观众对高水平运动的理解和理性行为等。

在关注奥运会的动机方面,北京大学生主要是受自身感受的影响,价值认同代表个体关注奥运会主要是从奥运会对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效应的认同上出发的,而自身感受则强调个体关注奥运会是从个体自身的感受动机出发的。这一结果可能与北京作为主办城市而开展的各种迎奥运活动及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关;而西安大学生则更关注的是对奥运会的价值认同,即对奥运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宏观影响方面。

2.3 两地大学生对残疾人奥运会的态度

在残奥社会价值、残奥体育价值、接纳态度、人文精神、残奥同一性等维度上,西安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北京大学生。说明西安学生在对待残疾人奥运会上态度更为积极,如认识到残疾人奥运会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的价值,对残疾人运动员的接纳态度更积极,在对待残疾人体育运动上更有的人文精神,将残奥会和夏季奥运会视为同等重要等。这也可能是相对而言,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宣传力度、影响力远远大过残奥会,由于北京大学生更倾向于对北京奥运会的关注,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残奥会存在着不了解或片面认识。

2.4 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与残奥会态度的相关分析

将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态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北京大学生的残奥社会价值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残奥体育价值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接纳态度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人文精神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和消极态度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残奥同一性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和消极态度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与体育价值危机感有显著的负相关。西安大学生的残奥社会价值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残奥体育价值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接纳态度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人文精神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残奥同一性与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等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

比较两地大学生对待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态度,发现北京大学生对待奥运会的积极态度与对残奥会的态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如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等因素与残奥社会价值、残奥体育价值、接纳态度等都有显著的正相关。而大学生的体育价值危机感只与残奥的同一性呈负相关,即体育价值危机感越高,对奥运会、残奥会同样重要的认识水平越低,说明部分学生并不看重残奥会的竞技性。

而西安大学生对待残奥会态度的各个维度都与对待北京奥运会的奥运期望、参与态度、价值认同、民族素质危机感等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与体育价值危机感、消极态度和自身感受的关系都不密切。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安大学生远离奥运会的主赛场,对残奥会的态度主要是受其对北京奥运会的积极态度影响,而较少受消极态度或自身感受的影响。

2.5 两地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态度的回归分析

以奥运会社会态度各因素、残奥会态度各因素、奥运会和残奥会知识等为自变量,以对北京奥运会的参与态度为因变量,对北京大学生的参与态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有奥运期望、价值认同、消极态度、接纳态度等4个因素进入了回归方程,联合解释变异量为76.6%。

以奥运会社会态度各因素、残奥会态度各因素、奥运会和残奥会知识等为自变量,以对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同一性为因变量,对北京大学生的残奥同一

性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有人文精神、消极态度、残奥社会价值、体育价值危机感、民族素质危机感、残奥会知识等6个因素进入了回归方程,联合解释变异量为56.0%。

以奥运会态度各因素、残奥会态度各因素、和心理各因素和锻炼态度各因素为自变量,以对北京奥运会的参与态度为因变量,对西安大学生的参与态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有奥运期望、价值认同、人文精神、体育价值危机感、民族素质危机感等5个因素进入了回归方程,联合解释变异量为47.2%。

以奥运会态度各因素、残奥会态度各因素、和心理各因素和锻炼态度各因素为自变量,以对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同一性为因变量,对西安大学生的残奥同一性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有人文精神、消极态度、民族素质危机感、残奥体育价值等4个因素进入了回归方程,联合解释变异量为31.8%。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北京大学生对奥运会的参与态度主要受奥运期望、价值认同、消极态度、接纳态度等因素影响。西安大学生则有所不同,影响其参与态度的因素有奥运期望、价值认同、人文精神、体育价值危机感、民族素质危机感等,体育价值危机感起负向作用。参与态度反映了个体对以各种形式参与奥运会的心态,两地大学生的奥运期望、价值认同都影响着自身对奥运会活动的参与态度,北京大学生对待残奥会的接纳态度和西安大学生对残奥会的人文精神的理解是残奥会态度中影响各自社会态度的重要因素。

残奥同一性是指个体对北京夏季奥运会和北京残疾人奥运会能否持“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观点,对残奥会给予同等的重视。影响北京大学生残奥同一性态度的主要有6个因素,体育价值危机感对残奥同一性起着负向的作用。而影响西安大学生残奥同一性态度因素主要有4个因素。这说明北京大学生对残奥同一性的态度更多地受残奥会价值和残奥会知识的了解程度影响,而西安大学生更多地受残奥会的体育价值和民族素质危机感的影响。

3 结论

1)北京、西安大学生对北京奥运会的态度总体上

积极,但尚存着一些不足。多数的北京、西安大学生都对北京奥运会有着积极的关注和期望,并且愿意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奥运会的文化活动、志愿者服务等,对奥运会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带来的积极效应比较赞同。另一方面,大学生们也对北京奥运会举办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问题表示担忧,其中北京大学生更关注对奥运会的体育价值危机感,体育价值危机感主要反映在对比赛的安全防范、金牌数量、公平竞争、中国优势项目的不均衡等问题上,表明北京大学生更关注奥运会比赛本身存在的潜在危机。而西安大学生更关注民族素质危机感,民族素质危机感主要反映了个体对国人文明素质、观众礼仪、奥运会的竞争目标、公平与热情对待各国选手等方面,表明西安大学生更关注普通大众参与奥运会过程中的潜在问题。

2)两地大学生对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关注高于对残奥会的关注。在对残奥会的态度上,西安大学生的积极态度高于北京大学生。在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提出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口号下,这样的调查结果值得在宣传上反思。应进一步加强残奥会的宣传,树立残疾人运动员的正面形象;同时通过各种途径使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将对奥运会的期望由观念转变为行动,促使大学生形成对残奥会的积极态度。

参考文献:

- [1] 游旭群. 2008年奥运会的社会心理效应分析[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7(3): 114.
- [2] 张翠苹.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软实力的影响[J]. 体育学刊, 2009, 16(5): 19-23.
- [3] 周成林, 章建成, 冯琰, 等. 北京奥运会对增强沈阳市凝聚力心理因素的研究[J]. 体育科学, 2006, 26(10): 20.
- [4] 李卫平, 王智慧, 崔巍. 奥运效应对北京市民幸福指数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体育学刊, 2008, 15(12): 23-27.
- [5] 兰继军, 冯娟娟, 兰岚, 等. 聋生奥运知识及锻炼行为的调查[J]. 中国特殊教育, 2007(6): 59-63.

[编辑: 邓星华]